

子部

秦汉两晋笔记

四庫家藏

綱領

曰思無邪。○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氏曰：誠也。

考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美澤蓋法性非徒考之於詩通也

言文將以考其  
考先王之澤蓋

意而博廣禮樂雖以此為常例此  
然而不之故其爲言率皆樂而不淫  
不過曰怒哀而不悲喜不以爲  
古今注

大丈夫遇曰土國威震我帽角  
難以風役止曰西京雜記



# 义通风俗

◎ ◎  
王利器  
〔汉〕应劭

点校 撰



## 提 要

应劭《风俗通义》,《隋书·经籍志》入之杂家,前人评论,大都讥其不纯,侪之俗儒;后进循声,莫能原察。余尝翻绎其书,知其立言之宗旨,取在辨风正俗,观微察隐,于时流风轨,乡贤行谊,皆著为月旦,树之风声,于隐恶扬善之中,寓责备求全之义;故其考文议礼,率左右采获,期于至当,而不暖昧于一先生之言,至于人伦臧否之际,所以厚民风而正国俗者,尤兢兢焉。《周礼·合方氏职》云:“除其怨恶,同其好善。”郑玄注云:“所好所善,谓风俗所高尚。”其应氏之谓乎!

在中国古代社会时期,任何王朝,无不强调移风易俗之作用,汉代且设有风俗使,常以时分适四方,览观风俗。贾山《至言》曰:“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王吉上疏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唐德宗时,遣黜陟使行天下,陆贽说使者庾何,请以五术省风俗为首要。楼钥《论风俗纪纲》,谓:“国家元气,全在风俗;风俗之本,实系纪纲。”郑晓《论风俗》,谓:“夫世之所称风俗者,施于朝廷,通于天下,贯于人心,关乎气运,不可一旦而无焉者。”黄中坚《论风俗》,谓:“天下之事,有视之无关于轻重,而实为安危存亡所寄者,风俗是也。”其视风俗之重也胥若是,盖未尝不以移风易俗为手段,而达其潜移默化之目的,此《春秋井田记》所以有“同风俗”之说也。良以吾华多民族之国家,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共俗”,故尔古之大一统之君,继同轨同文之后,莫不以同风俗为急务也。然则风俗云者,诚为研究封建社会不可少之课题也。应氏此书,不仅为论述此问题之权舆,抑且为董理汉代风俗之第一手材料,足供研究中国风俗史者之要删。盖应氏于通古今之邮而外,尤究心于通雅俗之故,故其书于先民在生活实践中所积累之经验而以俚语出之者,尤津



津乐道焉，此于先汉古籍中尤为不可多得者。刘知幾曰：“民者，冥也，冥然罔知，率彼愚蒙，墙面而视，或讹音鄙句，莫究本源，或守株胶柱，动多拘忌，故应劭《风俗通》生焉。”

《风俗通义》之称《风俗通》，《四库提要》谓：“不知何以删去‘义’字，或流俗省文，如《白虎通义》之称《白虎通》，史家因之欤？”器案：华峤、范晔俱称《风俗通》，刘昭补注《续汉书》，裴松之注《三国志》，亦称《风俗通》，《补注》且于《五行志》卷五引《风俗通》曰：“劭故往观之，何在其有人也？……劭又通之曰云云。”又引《风俗通》曰：“光和四年四月，南宫中黄门寺有一男子长九尺云云。”臣昭注曰：“检观前通，各有未直。”然则是劭自以通为言，而六朝承之也。洪迈尝据此书谓汉儒训释，有通之名，其说是矣而未尽也，应氏此书实已具《三通》之雏形，而为后代“通书”之初祖，固非《白虎通》诸书之所可同日而语也。

桂馥谓《风俗通》，盖劭“少年之作”，其说似是而实非。本书《正失》篇《封泰山禅梁父》条云：“予以空伪，承乏东岳，忝素六载。”此为仲远行事见于本书最晚之年限。考本传，劭以中平六年拜太山太守，至兴平元年，弃官归袁绍，前后适为六载。则是书之成，当在归袁以后。同篇《彭城相袁元服》条，盛称袁氏“载德五世”，此亦归袁后之佞言也。又《续汉书五行志》注引《风俗通》言：“光和中，……劭时为太尉议曹掾云云”，光和为汉灵帝中平前之年号，以光和纪元仅有七年，则劭之为太尉议曹掾，不过早于拜太山太守者十许年耳，亦不得谓之少年。此皆应劭自言其历官之于本书之足征者，益知桂氏谓为少作之不足据也。

应氏书，《隋志》著录三十卷，注：“录一卷，梁三十卷。”《意林》三十一卷，两《唐志》俱作三十卷，而《日本国见在书目》又作卅二卷，当即并录一卷计之耳。其书三十一卷，卷为一篇，今存者十篇，则北宋时崇文先阙本，苏颂以私本因官书校定，而次第录之者也。元祐中，尝征书于高丽，其目录中有《风俗通义》三十卷，然当时犹传此本者，盖彼邦亦无是也。其余二十篇，见于苏颂《校风俗通义题序》者：曰《心政》，



曰《古制》，曰《阴教》，曰《辨惑》，曰《析当》，曰《恕度》，曰《嘉号》，曰《徵称》，曰《情遇》，曰《姓氏》，曰《讳篇》，曰《释忌》，曰《辑事》，曰《服妖》，曰《丧祭》，曰《宫室》，曰《市井》，曰《数纪》，曰《新秦》，曰《狱法》。苏颂又云：“《子钞》但著卷第凡三十一，而不记篇名，《意林》则存篇名，而无卷第，……而第八则篇名亦亡。”则应氏书原本三十一卷也，其作二十卷者亦非矣。而章学诚乃谓：“应劭《风俗通义》，劭《自序》实十卷，《隋书》亦然，至《唐志》乃有三十卷，非疏解家为之离析篇第，其书安得有三倍之多乎？”既昧探源，遂滋向壁，乃欲以通文史之义，续歆、固之业，岂非“白圭之玷”乎！

应氏书卷帙，今所存者，劣及三分之一，原书佚篇，已如苏氏所举，于其存者，覆加寻检，则一篇之中，犹有佚条，一条之中，犹有佚句，甚矣，应书之厄也！自钱大昕以下诸家，搜采遗文，拾遗补阙，冀复旧观；而《姓氏》一篇，辑之者尤众，前修未密，后出转精，谅乎其为应氏之功臣也。唯诸家所辑，其沈而未钩者固多，其辑而非佚者亦夥，钱辑则有孝文革舄、柘林为弓二条，顾辑则有秦刻、《汉书》、藉田、大江、笙簧、坎侯、羌笛、秦筝、五声、八音，及福脯、秦运十一条，此皆二氏之失者也。别有割裂未当，伦脊毫无，或一事而两属，或两事而不分，或当在甲而入乙，或既见前而重申，且有以汉以后之事而羼入者：凡此纰缪，悉为是正，并依苏氏所见篇目，略为类聚。夫由今之所辑，欲以复应书之旧，悬解臆断，不无得失，如之何其任情无例，至此极也！比年以来，逸书颇出，多为前修所不及见，其引应氏书，往往溢出旧辑之外，爰最录之，以程其识小之功，非以此求胜前人也。

昔吕氏著书，始发互见之例，后儒继起，多沿其波，其述作繁富者，往往称一事，陈一义，见于彼者，复具于此，出于甲者，又详于乙，观其会通，兼收并蓄，固无害也。今于本书说时王典制者，即取其《汉官仪》以相印证；又应氏《汉书集解》，可与本书相发明者，亦采获无遗；盖以应氏之说，证应氏之书，其为证尤切也。

至是书之足供研读《后汉书》之助者，尤为指不胜数。《后汉书·

周景传》及《三国志·吴书·周瑜传》注引张璠《汉纪》，俱载当时论者，讥议韩演、周景二人之失，语焉不详，其辞则见于本书之《十反》篇也。又《后汉书·方术传》中人，类皆流俗所传，其中多有取古仙人名，傅会为时人者。《淮南子·泰族篇》已称王乔、赤松子，《齐俗》篇作王乔、赤诵子，而东汉复有王乔；宋玉《高唐赋》已称上成郁林，而东汉复有上成公。俗语不实，流为丹青。应氏则于《正失》篇叶令祠条，举王乔事而辨其诬，其识高出东汉诸史，不啻倍蓰，此其一隅耳。

应氏书，自卢氏《拾补》为之考文订事，筚路褴褛，已导先路；其后，钱氏大昕、臧氏墉堂、顾氏明、孙氏志祖、郝氏懿行、朱氏筠、刘氏师培，续有是正，而孙氏诒让《札逐》所发二十许事，尤微至。凡此，皆整理取精用宏之所资也。至于点校所用之底本则为《四部丛刊》影印元大德本，而校以宋本、朱藏元本、明仿元大德丁未刊本（简称明仿元本）、吴琯本（简称吴本）、《两京遗编》本（简称《两京》本）、何允中本（简称何本）、程荣本（简称程本）、胡文焕本（简称胡本）、钟惺评本（简称钟评本）、郎壁金本（简称郎本）、汪士汉本（简称汪本）、王谟本（简称王本）、郑国勋本（简称郑本）、《百家类纂》本（简称《类纂》）、《百子类函》本（简称《类函》）、《诸子汇函》本（简称《汇函》）、《诸子合雅》本（简称《合雅》）、《古文奇赏》本（简称《奇赏》）、《诸子拔萃》本（简称《拔萃》）、《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简称《别解》），以及郎壁金校引之宋本、钱大昕所引之严于铁本，征引所及，例得备书。至诸古注、类书及子杂等书引及《风俗通》者，尤为繁富，不及一一覩缕也。



## 序

昔仲尼没而微言阙，七十子丧而大义乖。重遭战国，约从连横，好恶殊心，真伪纷争：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并以诸子百家之言，纷然淆乱，莫知所从。

汉兴，儒者竞复比谊会意，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辞，弥以驰远；缀文之士，杂袭龙鳞，训注说难，转相陵高，积如丘山，可谓繁富者矣。而至于俗间行语，众所共传，积非习贯，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坏，九州幅裂，乱靡有定，生民无几。私惧后进，益以迷昧，聊以不才，举尔所知，方以类聚，凡一十卷，谓之《风俗通义》，言通于流俗之过谬，而事该之于义理也。

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水泉有美恶，草木有刚柔也。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故言语歌讴异声，鼓舞动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圣人作而均齐之，咸归于正；圣人废，则还其本俗。《尚书》：“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观诸侯，见百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俗。”《孝经》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传曰：“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户异政，人殊服。”由此言之：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

周、秦常以岁八月遣𬨎轩之使，求异代方言，还奏籍之，藏于秘室。及嬴氏之亡，遗脱漏弃，无见之者。蜀人严君平有千余言，林间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扬雄好之，天下孝廉卫卒交会，周章质问，以次注续，二十七年，尔乃治正，凡九千字，其所发明，犹未若《尔雅》之闳丽也，张竦以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予实顽闇，无能述演，岂敢比隆于斯人哉！顾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启之耳。

昔客为齐王画者，王问：“画孰最难？孰最易？”曰：“犬马最难，鬼魅最易。”犬马旦暮在人之前，不类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无形者



不见，不见故易。今俗语虽云浮浅，然贤愚所共咨论，有似犬马，其为难矣；并综事宜于今者，孔子称：“幸苟有过，人必知之。”俾诸明哲，幸详览焉。

# 子部

秦汉两晋笔记

风俗通义

序

# 总 目 录

- |        |     |
|--------|-----|
| 一 风俗通义 | 1   |
| 二 古今注  | 169 |
| 三 西京杂记 | 191 |
| 四 杂事秘辛 | 223 |
| 五 笑 林  | 229 |
| 六 东宫旧事 | 235 |
| 七 还冤记  | 241 |
| 八 俗 说  | 253 |
| 九 神仙传  | 261 |
| 十 列仙传  | 331 |
| 十一 神异经 | 363 |
| 十二 拾遗记 | 371 |



# 目 录

应劭自序 12

【卷一 皇霸】

三皇	1
五帝	2
三王	2
五伯	3
六国	4

【卷二 正失】

乐正后夔一足	8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8
封泰山禅梁父	9
叶令祠	10
燕太子丹仰叹，天为雨粟，乌白头，马生角，厨中木象生肉足， 井上株木跳度渎	11
孝文帝	11
东方朔	14
淮南王安神仙	15
王阳能铸黄金	15
宋均令虎渡江	16
彭城相袁元服	16



【卷三 懇礼】 18

【卷四 过誉】 22

【卷五 十反】 28

【卷六 声音】

商	35
角	36
宫	36
徵	36
羽	36
埙	37
笙	37
鼓	37
管	37
瑟	38
磬	38
钟	38
柷	39
琴	39
空侯	40
筝	40
筑	40
缶	41
笛	41
批把	41
竽	41

簧	42
籥	42
篪	42
箫	42
籁	42
箎	43
絃	43

【卷七 穷通】 44

【卷八 祀典】

先农	50	
社神	50	
稷神	51	
灵星	51	
灶神	51	
风伯	52	
雨师	52	
桃梗	苇茭 画虎	52
雄鸡	53	
杀狗	磔邑四门	54
媵	54	
腊	54	
祖	54	
禊	55	
司命	55	

【卷九 怪神】



世间多有见怪惊怖以自伤者	56
世间多有恶梦变难必效	56
城阳景王祠	57
鲍君神	58
李君神	59
石贤士神	59
世间多有亡人魄持其家语声气,所说良是	59
世间亡者,多有见神,语言饮食,其家信以为是,益用悲伤	
60	
世间多有狗作变怪,扑杀之,以血涂门户然众得咎殃	60
世间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61
世间多有伐木血出以为怪者	62
世间多有蛇作怪者	62
世间人家多有见赤白光为变怪者	63

### 【卷十 山泽】

五岳	64
四渎	65
林	65
麓	65
京	66
陵	66
丘	66
墟	66
阜	67
培	67
薮	67
泽	68

沆	68
沛	68
湖	68
陂	68
渠	69
沟	69
洫	69

### 【佚文】

声音	70
祀典	71
四夷	71
古制	73
姓氏	75
讳篇	112
释忌	113
服妖	115
丧祭	119
官室	120
市井	123
数纪	124
新秦	125
狱法	126
折当	127
恕度	130
情遇	131
辑事	133
阴教	135

辨惑	136
嘉号	141
徵称	144
心政及其它	146

### 【附录】

范晔《后汉书·应劭传》	148
《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华峤《后汉书》	150
同上引《续汉书》	150
《晋书·祖纳传》	150
刘知幾《史通·自叙篇》	151
苏颂《苏魏公文集校风俗通义题序》	151
洪迈《容斋五笔》卷六《经解之名》	152
晁公武《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卷二子类	15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	152
项安世《项氏家说》卷九《应劭》 <sup>(1)</sup>	153
丁黼跋	153
李晦跋	153
谢居仁题辞	154
郎璧金序	154
朱君复《诸子酌淑》	155
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四《读风俗通义》	155
蔡仲光《谦斋文集》卷五《读风俗通义》	155
王钺《读书叢残》	156
朱筠《风俗通补逸》题识	156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二十子部三十杂家类四《风俗通义》	
十卷附录一卷	157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卷十三子部杂家类《风俗通义》十卷附	

录一卷	158
周广业《意林注》	159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四《风俗通义》	159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三十六《风俗通》	160
卢文弨《群书拾补风俗通义》	160
桂馥《晚学集》卷五《书风俗通后》	160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五十六《风俗通义》十卷	161
张澍《养素堂文集》卷三《补风俗通姓氏篇序》	162
黄廷鉴《元大德本风俗通义跋》	162
顾棟三《补辑风俗通义佚文自序》	163
谭献《复堂日记》卷五	163
龚自珍《最录汉官仪》	163
陆心源《仪顾堂集》卷二《风俗通义篇目考》	163
蒋国榜《补辑风俗通义佚文跋》	164
刘咸忻《旧书别录》卷四乙二《风俗通义》	165
陈汉章《风俗通姓氏篇校补叙》	166

[1]此条原缺，据正文补。



## 卷一 皇霸

盖天地剖分，万物萌毓；非有典艺之文，坚基可据，推当今以览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审其事而建其论，董其是非而综其详略，言也实为难哉！故《易》纪三皇，《书》叙唐、虞，惟天为大，唯尧则之，巍巍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自是以来，载籍昭哲。然而立谈者人异，缀文者家舛，斯乃杨朱哭于歧路，墨翟悲于练素者也。是以上述三皇，下记六国，备其终始曰《皇霸》。

### 三 皇

《春秋运斗枢》说：“伏羲、女娲、神农，是三皇也。”皇者天，天不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无为，设言而民不违，道德玄泊，有似皇天，故称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含弘履中，开阴阳，布刚正，含皇极，其施光明，指天画地，神化潜通，煌煌盛美，不可胜量。《礼号溢记》说：“伏羲、祝融、神农。”《含文嘉》记：“虞戏，燧人，神农。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燧人始钻木取火，炮生为熟，令人无复腹疾，有异于禽兽，遂天之意，故曰燧人也。神农，神者，信也；农者，浓也；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尚书大传》说：“燧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燧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纪，故托戏皇于人；盖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也。神农以地纪，悉地力，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备，而三五之运兴矣。”

谨案：易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